

The Song Dynasty

何辉

著

大宋王朝

鏖战潞泽

将士
在山谷成排倒下
美人
在梦中依稀吟唱

一切还没结束
一切刚刚开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The Song Dynasty

何辉

著



大宋王朝

鏖战潞泽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宋王朝·鏖战潞泽/何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300-21630-0

I. ①大…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0657 号

大宋王朝·鏖战潞泽

何辉著

Dasong Wangchao · Aozhan Lu Z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1.25 插页 1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0 000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大宋王朝·鏖战潞泽

卷 一

源于熊耳山南麓山中的一条小溪流，在熊耳山南麓与伏牛山北麓之间蜿蜒流动，它穿过伊阙，流入洛阳，往洛阳东北方向继续流去，在偃师地域注入洛河。这条注入洛河的源于熊耳山的河流，叫做伊水。与伊水合流后的洛河，继续蜿蜒流动，流入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一条大河——黄河。春天的伊水，绿波荡漾，洋溢着生的气息。太阳的光芒，从高远的天空垂射而下，落在伊水的轻柔的波涛上，闪烁着金色的、白色的、耀眼的光。这些光使伊水的波浪显现出梦幻色彩，增添了伊水与它两岸波浪般起伏着的山脉的神韵。

在伊水两岸的龙门山上，自北魏孝文帝迁都以来，开凿了许多石窟，因它们就山凿刻，被称为龙门石窟。在龙门西山、东山上，遍布着石窟。石窟中，立着神态各异的雕像。自北魏孝文帝以来，到了宋初，四百多年过去了，龙门石窟经历了无数次风雨的洗礼，已经褪去了原有的铅华。在许多石雕的身上，在它们后面的与它们连成一体的

洞窟壁上，依稀可以看到昔日一度拥有的绚丽色彩。

这些石刻雕像，在岁月中静立，穿越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唐朝，如今又站立于一个新的朝代——宋朝。当年，人们雕刻它们，曾经礼拜它们；如今，新朝代的人们继续前往瞻仰它们，站在它们的面前，俯身在它们的脚下，或静默祈祷，或议论纷纷。当年开凿、雕刻它们的人早已经作古，可是这些人的劳作却在时光中不屈不挠地伫立在那里，仿佛守候着那些逝去的人的梦想，无声诉说着他们的幸福与苦难。它们伫立在那里，以一种静默的方式存在着。它们像是静止的时光隧道：它们既是北魏，也是东魏西魏；既是北齐，也是北周；既是隋朝，也是唐朝；既是宋朝，也是未来的任何一个朝代。只要它们伫立着，它们便是时光，它们便是历史，它们便是文化，它们便是逝去的先人的灵魂在今日的存在。

令伊阙多了“龙门”这个名字的隋炀帝早已经作古。

单骑喝退突厥十万兵的李世民也作古了。

以女子之身君临天下的武则天也早已消失在时光中了。

但是，龙门石窟的雕像在经历了无数风雨后依然静静地伫立。

卢舍那大佛遍身虽然留下了时光蚀刻的痕迹，但是它依然慈悲、安详地静静望着时光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

假如，它能看见，它一定看到过芸芸众生以各自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或顺利或艰难或幸福或悲苦或健康或被病痛折磨，然后又在这个世界里死去。它一定看到过，许多人在权力、财富面前奴颜婢膝，溜须拍马，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它也一定看到过，许多人舍弃荣华摒弃富贵，在恬淡与朴实的生活中追求精神

的完满。它一定看到过，许多男子女子被爱情与欲望折磨，在炽热疯狂的爱情中度过梦一般的时光。它也一定看到过，无数颗破碎的心在爱恨之间那一线上忧伤地徘徊。它一定看到过，邪恶对正义的胜利，丑陋对美好的压制，嫉妒对才华的摧残。它也一定看到过，勇敢正直的灵魂在艰难与邪恶面前不屈不挠地前进。它一定看到过，在暴力面前无数头颅低垂膝盖跪地。它也一定看到过，许多桀骜的志士在淫威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它一定看到过，许多懦弱的凡人为了生存在苦难面前苟延残喘，在危险面前远远绕行。它也一定看到过，在苦难与危险面前，许许多多勇士为了梦想，披荆斩棘，舍生忘死。

假如，它有生命，它有高尚的情感，它一定也会面对侵略者怒发冲冠，一定也会对邪恶奋起抗争，一定也会因那些勇士、志士、高尚的灵魂而热泪横流。因为，如果它有一颗跳动的火热的心，它一定会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存留下来，正是因为有那些勇敢的、正直的人们。正是这类人，在苦难甚至屈辱的生活中忍辱负重；正是这类人，在最危难的时候站出来，忘却他们自己，坚持捍卫他们所珍视的理念与他们所爱的人、所爱的家园。这类人，正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灵魂的捍卫者和传承者。这类人，在每个时代都能找到他们的同类。他们平时可能在茫茫人海中隐没不见，但是，他们的心、他们的热情不仅在同一时代中可以彼此呼应，也可以穿越时代互相共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可以激发起与他们不同时代同类人的热情，他们会跨越时代彼此激励、超越时空捍卫共有的价值——死去的人用他们高尚的事迹激励后世的同类人，活着的人用他们的高尚行动为死去的同类人喝彩。所以，在冷眼与嘲笑中，高

尚的人可以在他们同时代的同类人和逝去时代的同类人那里寻求支持；所以，高尚的人们，会为与他们同样高尚的人流淌热泪，两肋插刀，上刀山下火海，甚至捧出火热的心，献出自己的生命。杜鹃啼血，碧血丹心，怒发冲冠，精忠报国，都是他们的行动与故事。他们被同类人理解，却被邪恶、丑陋、嫉妒与卑鄙的人所排斥、压制甚至陷害。他们的生命，在无头无尾无边无际的时空中，结成一个无形的高尚的共同体。这个高尚的共同体，是伟大文明的捍卫者，是伟大民族的保护者，是历史悠久的国家在时光中不断前进的真正的领导者。

假如，卢舍那大佛在那一天能够看见，那么它也许会看到洛阳城中升起一团烈焰，缠绕着浓浓的黑烟。那是齐云塔爆炸时升起的黑烟，那是齐云塔的废墟在爆炸后熊熊燃烧的烈焰。在它看来，那团烈焰，那股黑烟，也许与尘世间的一缕炊烟无异。但是，那团烈焰，那股黑烟，以及制造了它们的爆炸，确实对活着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影响着他们的行动，改变着他们的人生。卢舍那大佛啊，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那看起来无比寻常的一天，它是否意识到，它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王朝，即将看到又一批或高尚或卑鄙或正义或邪恶的人在这一个既充满苦难又创造富足的伟大时代中演绎出激动人心的故事呢？

当赵匡胤听到大帐之外剧烈的爆炸声传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一定是出事了。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赵匡胤的意料。

当时，在白马寺后院这个大帐内，赵匡胤正在向来自各地的节度使剖析天下局势，以此希望从柴氏集团中争取一部分力量来帮助他对

付昭义节度使李筠。

在进入这个大帐之前，他已经基本弄清楚了柴守礼的意图，那就是在新王朝中为柴氏家族寻求永久性的保护和安全。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只要答应了柴守礼的条件，他就可以换来柴氏集团的中立。

但是，他也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如果柴守礼认为朝廷在对抗昭义节度使李筠的斗争中获胜对柴氏家族势力的长久是不利的，那么柴守礼就可能给予李筠暗中的支持。所以，情况远非想象中那么乐观。在这次会议上，向柴氏集团的各节度使晓以利害，说明昭义节度使的胜利最终对他们来说有害无益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第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打断了赵匡胤的劝服陈词。与此同时，大帐之内的官员和将军们被爆炸声惊吓，立刻慌乱起来。爆炸声与随后传来的白马寺大殿的崩塌声所造成的恐慌感是显而易见的。赵匡胤感到心“怦怦”直跳，每一跳都伴随着一阵剧烈的收缩。他知道，这是恐惧感在快速侵入。他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但是仍然发现两只手的手心中已经都攥了一把汗。他往旁边瞥了一眼，发现司空柴守礼满脸震惊地愣在原地，脸色煞白。他紧接着拿眼扫了一下大帐之内参与这次“天下牡丹会”的节度使们，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处于震惊之中。这些人的恐惧之色是自然生发的，毫无掩饰的痕迹。这使他在由爆炸所激发的恐惧中产生了深深的疑惑。这次爆炸究竟是意外，还是有所预谋的行动呢？如果是针对这个大帐之内的人，为什么没有将这个大帐作为攻击的目标？莫非是柴守礼搞的鬼，是为了制造这样一起爆炸来给朝廷施压？可是方才为什么柴守礼也是一脸莫名的惊恐呢？看样子也不像装出来的。如果柴守礼真的被爆炸

吓到了，说明这事情不是他事先策划的。可是，策划者又会是什么人呢？所有这些疑问，在极短的时间内如闪电般在赵匡胤心中闪过。不过，他马上意识到，当下必须克制住自己去追寻答案的欲望。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让所有参会者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赵匡胤果断地决定暂时中止会议。他下令各侍卫和负责大帐警戒工作的禁军赶紧护送参会的文武官员前往西京留守官署。

白马寺已经乱成一团，原先摆放好的牡丹花盆，被碰撞、被践踏，有的歪倒、有的破碎。地上到处都是牡丹花的“残骸”，那些娇艳的花朵、雍容的花朵、妩媚的花朵、华丽的花朵，如今都花瓣四散，与爆炸制造的木头碎片、碎石泥尘混合在一起，与火药产生的黑烟和火焰混合在一起。官员和将军们慌慌张张地踩踏着牡丹的花瓣、木头碎片、碎石泥尘，纷纷乱乱地奔往白马寺大门。

这时，第二次爆炸声在白马寺门口响起了。一部分率先奔出白马寺的人目睹了齐云塔被炸毁的场面。亲眼看到这样的爆炸以及由此造成的惨象，使许多身经百战的节度使也感到胆寒。恐惧感在人群中迅速扩散。

赵匡胤当时尚在白马寺内，并没有亲眼看到齐云塔的爆炸。第一次爆炸后，赵匡胤曾猜测，也许袭击者错误地选择了袭击的地点。但是，这第二次爆炸使他相信，对白马寺的袭击一定经过了精心策划；而且，这次袭击者的目标似乎并不是他本人，可能也不是与会的节度使们。那么，袭击者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袭击者显然知道无法直接袭击他本人，所以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式。可袭击者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赵匡胤知道不能再犹豫了，他亲自在白马寺内组织与会的大臣、节度使们离开寺院，前往西京留守的官署。

在西京留守的官署内，赵匡胤令人清点人数与伤亡情况。禁军龙捷右厢指挥使刘廷让和禁军龙捷左厢都校韩重赉很快便将伤亡情况弄清楚了。一共有五名禁军在大佛殿和齐云塔炸毁时身亡，其中两名是在大佛殿被炸坍塌时被压身亡，三名是在齐云塔爆炸时被碎石击中而死，此外，还有三十多名禁军在两次爆炸中受伤。令人感到庆幸的是，当时与会官员都在白马寺后院的大帐中开会，因此没有伤亡。但是，清点人数之后，却发现少了三个人。长公主阿燕和李处耘的女儿雪霏不见了，节度使王审琦的长子王承衍也不见了。

到这个时候，赵匡胤进一步意识到，两次爆炸的袭击目标恐怕的确不是他，也不是从各地赶来赴会的节度使们，而是他的妹妹阿燕。至于雪霏姑娘，很可能是因为她当时陪着阿燕，被袭击者顺便劫持了。“我怎么在这个时候才想到阿燕呢?! 难道柴守礼知道对我无法下手，所以才拿阿燕作为目标? 他莫非想用阿燕威胁我?” 一幅熟悉的画面从他记忆深处突然浮现：阳光从厨房的窗棂间射入，一道道金色的光线穿过朦胧的水蒸气，温柔地勾勒出阿燕玲珑的身段。在阿燕身旁的灶台上，放着一只青瓷碗，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种近似神秘的光。如今，记忆中那点神秘的微光似乎扩大了很多。这幅画面，是赵匡胤在陈桥兵变之前回到家中厨房看到的。数月之间，时过境迁，但是，这幅画面仿佛被刻在他的记忆中，总是在一些时刻会突然浮现。此时，这幅画面再次浮现在他心中。他感到心里一阵绞痛，为自己忽视了妹妹而感到愧疚。他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令节度使们

各自回客栈或驿馆休息，而将柴守礼留了下来。

“司空大人，究竟是怎么回事？”赵匡胤努力克制着心中的怒气，用冰冷的口气问柴守礼。

柴守礼冷静地看着赵匡胤，他从赵匡胤的问话中，感到一种令人胆寒的威慑力。柴守礼本人也对这次发生在白马寺的袭击感到困惑不解，因此，尽管他感到了来自皇帝赵匡胤的压力，但是，却并没有在这种压力下崩溃。

“陛下，您莫非以为是老夫搞的鬼？”柴守礼心平气和地反问。

“这么说，你也不知道袭击者是何人？”赵匡胤依然用冰冷的语气问道。

“不知！”

赵匡胤将目光从柴守礼脸上移开，微微仰着头，仿佛盯着虚空中的某物。他说道：“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朕怀疑，袭击者制造两次爆炸，就是为了分散禁军的注意力，然后趁乱绑架长公主和雪霏姑娘。”

柴守礼稍稍低了一下头，平静地答道：“老夫也是这样想。”

“朕奇怪的是，究竟是何人会冒险绑架长公主和雪霏姑娘？”

“陛下是怀疑老夫想用她俩作为人质不成？恕老夫直言，以我柴氏家族的实力，根本无需什么人质。况且，在进入白马寺大帐之前，老夫与陛下已经达成了协议，又何需多此一举呢？！至于究竟是何人袭击白马寺又绑架长公主，老夫如今也是一头雾水。另外，王承衍的失踪也很奇怪。”柴守礼扬着眉毛，昂着头，不紧不慢、冷静地回应了赵匡胤的问题。

“王承衍莫名其妙地失踪，一定与长公主、雪霏姑娘的失踪有关。”赵匡胤的双眉渐渐地攥紧了。

“陛下，会不会是王审琦——”

“不可能。”赵匡胤打断了柴守礼的话，斩钉截铁地说道。他对王审琦深信不疑。

“柴司空，对于洛阳，你比向拱要熟，这次天下牡丹会也是你发起的。所以，朕令你配合向拱，调查此次白马寺遇袭事件，务必尽快找到长公主、雪霏姑娘和王承衍，同时尽快追查袭击者。调查可以从白马寺僧人开始。”赵匡胤冷冷地盯着柴守礼的双眼，心平气和地布置了调查事件的任务。

白马寺的大佛殿发生爆炸之后没有多久，守卫在后院大帐之外的王承衍看到两个侍卫匆匆往大帐这边跑来。他马上认出那两个侍卫正是皇帝安排陪同长公主阿燕和雪霏姑娘的人。

“你们怎么来这里了？长公主和雪霏姑娘呢？”王承衍问道。

“刘指挥使的人将她俩接走了，指挥使让我们赶过来保护皇上。”其中一名侍卫答道。

王承衍听了，心中升起一团疑云。“要保护皇上，也不差这两个人，刘将军为何会单单让他们赶来这里呢？”他这样想着，突然心头一动，暗叫不好，便冲那两个侍卫问道：“接长公主的人在哪里？”

两个侍卫见王承衍神色紧张，一时间似乎也意识到出了问题，慌忙往来路指了指。

“快，带我去！”

两个侍卫愣了愣，慌忙转身往来路飞奔而去。王承衍二话不说，

紧随其后。这时，白马寺外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

情况不妙！王承衍心中暗暗叫苦。

“不用往那边去了，赶紧去白马寺门口！”王承衍心思敏捷，听到白马寺外的爆炸声，立刻意识到也许在寺庙外才能找到长公主和雪霏，便冲两名侍卫大声呼喝，自己脚不停步，往前飞奔。

王承衍带着两名侍卫在恐慌杂乱的人群中奔出白马寺，一出门便看到东南处不远的齐云塔已经在爆炸中坍塌殆尽，火焰和浓烟在那里滚滚升腾，四周都是受伤的人、逃命的人，惨叫声响成一片。

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她们是两个人，应该还有人在她俩旁边？在哪里？王承衍紧张地环顾周围的一切。可是，他心中搜寻的目标并没有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难道他们这么快就能离开？不可能，不可能！不，如果他们能够迅速离开，那一定有马匹，或者，是马车！是的，马，或者，马车！”一刹那间，王承衍心思百转。他的目光在周围的一片混乱中开始搜寻新的目标。

可是，令王承衍感到失望的是，他虽然看到了几匹奔跑的马，但马上骑着的却都是禁军士兵。

“齐云塔的爆炸，一定是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女子骑马离开太醒目。难道是马车？对，最有可能的是马车！也许已经离开了。”

王承衍心里闪过一系列判断，进一步缩小了范围。他眼光飞快搜索着周围的一切，脑中思索着劫持者最可能尽快离开现场的地点。这时，他注意到了那个离白马寺大门最近的路口。那个路口如今也是一片混乱，并没有马车停在那里。但是，王承衍决定必须去那里问一

问。他从门口的一个禁军士兵那里要了马，腾身上马，顾不上与两个侍卫打招呼，便纵马往那个路口奔去。

王承衍飞快赶到那个路口，只见不少人顺着那条道往南面奔逃。这些人不知道白马寺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只顾往远离白马寺的方向逃去。

街边的一家店门口有个汉子正躲在半掩着的门板后面满脸恐惧地朝齐云塔方向张望，王承衍下了马奔过去，劈头就问：“方才可有一辆马车从这里经过？”

那个汉子吓了一跳，愣了愣神，方答道：“好像是有一辆马车，就在刚才宝塔爆炸时离开的。往那边去了。”汉子往南边指了指。

王承衍听了，心中一震，慌忙翻身上马，顺着马路往南边飞奔而去。